

● 见鬼三招 驱鬼十一招
● 台港名人 遇鬼惨状

鬼 逛 街

● 小心！猛鬼就在你身边
● 不做亏心事 也怕鬼叫门

张守礼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猛鬼逛街

张守礼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猛鬼逛街

张守礼 著(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54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49-984-7/G·449 定价:7.9 元

自序

——鬼，存不存在

张守礼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的存在，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发誓说他看到了、遇到了、碰到了，但也有的人解释为幻觉、假想、眼花；实在是“‘说’法人人会‘辩’，各有巧妙不同”。

《圣经》上说有。

姑且我们就相信是有吧！

科幻大师倪匡将“鬼”的“存在”以为是“浮游的脑电波”。

他说：“鬼，或者是灵魂，有人说是‘脑电波’，或‘能量’，但它是存在的，我们周围都是有‘浮游的脑电波’，只要我们脑袋里的‘波段’与之‘吻合’，我们便会见到鬼。”

“信则有，不信则无。我绝对相信有鬼这回事，所以很容易见到。不相信的人，见到的机会比较少。”

“一个疲倦、重病，或醉酒的人很容易见到鬼，即所谓的‘时运低’。比较科学的解释，是他的‘脑电波’比较‘弱’，

相对的，‘浮游的脑电波’比较‘强’，那就见鬼了。”

“鬼是不存在的，直至人的‘脑电波’与它发生关系，它才存在。晚上特别容易见到鬼，可能是脑细胞有了较微弱的变化。”

倪匡还列举了和金庸夫妇，以及另外一位朋友打牌的事。

牌打了一半，算着算着筹码不对了。

“……四人面面相觑，查太素知我调皮，指着我说定是我把筹码藏了起来。老实说，我赌钱最老实的，愿赌服输，争辩之际，我与查太站一边，查生与董千里站一边，我望望他俩，中间忽然多了一个穿唐装衫裤的男人，笑吟吟望着我，我指着他说：‘啊！是他拿了。’”

“吓得他们面也青了，大家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再望时，那‘人’已不见了，再数筹码，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恰恰八百个。”

“……我想，那是个烂赌鬼。”

倪匡将“鬼”解释成“浮游的脑电波”，而我的看法是——宇宙本是个“磁场”。万物之间均有吸、斥、远、近、轻、重、强、弱……的际合。

当“磁场”相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会“相聚”——包括“鬼”在内。

胡适是个信科学的人，但是他只要一上牌桌，就大喊：“有鬼。”

——看到这里，不知阁下信了几成？

还不是信吧！

好，我这就举些“实际”的例子，你信是不信！？

目 录

自 序	鬼，存不存在？ 张守礼	(1)
三 毛	从背脊升起的凉意	(1)
文 章	邂逅异国幽魂	(6)
童安格	梦魇上身	(9)
刘雪华	听不完夜半敲门声	(11)
苏 芮	不敢看谁在浴室洗澡	(13)
潘安邦	走多了夜路	(17)
巴 戈	家中一个不死的婴灵	(20)
方季惟	永远飘荡在原地的惨死魂	(24)
勾 峰	“砸营”女鬼鬼打墙	(29)
张雨生	白衣短发女	(34)
陈淑桦	颤栗的脚步声	(39)
李宗盛	送瓦斯到鬼屋	(42)
林慧萍	两个“视”界？一个“世”界？	(47)
巫启贤	做秀舞台的怪象	(52)
江叔娜	帮孩子盖被的黑影	(57)
粉红派对	溪畔孤独的洗衣女	(62)
澎 澎	母亲夜半托梦来	(67)
张博夫	纪 政 掷了九次都相同的坚持	(72)

陈凯伦	怎么摸也摸不到魔术机关	(77)
李天柱	熄灯“那”声音又来了	(82)
卫子云	转不出自强隧道	(84)
金超群	撞见摄影棚的女鬼	(86)
王 强	深夜扫墓遇上鬼剃头	(90)
邹美仪	得到有声无影的喝采	(92)
恬恬姐妹	遭遇火葬场的迷路鬼	(94)
小林玉	觉得气快透不过来	(96)
罗时丰	看到挂在树头的白发老人	(98)
李丽丽	后面跟的那个女的是谁	(100)
蓝文青	眼看着一个灯变成一个头	(106)
马雷蒙	又听到午夜铃声响起	(110)
沈文程	怒口开骂一语成识	(113)
郑进一	听到夜半的鼓声	(117)
张淘淘	家有挖不断的鬼竹	(119)
詹森雄	分明听到足声如雷灌耳	(122)
张永正	不见鬼出来	(125)
李亚明	说哪里有鬼	(128)
陈一郎	撞到白脚鬼	(130)
李亚萍	惊遇床畔的守护灵	(133)
吴静娴	长发女鬼近眼前	(135)
郭良蕙	不敢肯定“他”是不是人	(138)
马兆骏	听鬼说爱	(142)
蔡 琴	拍戏怪事连连	(145)

阿 威	被浓烟突击	(149)
陆一婵	苦度最恐怖的一夜	(150)
钟少兰	亡母香根显灵	(155)
张鸿、康雷	请三太子开路	(160)
谢 雷	不耐谁在对门喧闹	(165)
李小飞	电筒没来由的熄了	(167)
张藏仁	被鬼钉住	(170)
牛 哥	话说群鬼附身	(172)
李国超	难忘门外高跟鞋声	(175)
乔可欣	异乡遭鬼欺	(179)
高胜美	撞到无头女	(186)
杨 烈	与鬼同行	(191)
谷 音	梦中所见竟成真	(197)
王 翔	姐姐天生注定红颜薄命	(200)
李朝永	一秒钟之内救了五条人命	(205)
何 方	夜半的敲门声	(210)
高义泰	冤死鬼前来讨公道	(215)
李恩邦	飞进眼睛的“鬼火”	(220)
龙劭华	死后还来洗头的女客人	(225)
萧丽珠	死者的最后一眼	(230)
包伟铭	扑朔迷离的计程车	(235)
马世莉	金门来的诅咒	(240)
殷正洋	水鬼抓泳将	(245)
赵咏华	阳明山上的奇遇	(250)

白冰冰	前夫鬼魂飘洋过海	(255)
黄香莲	令人魂不守舍的白纱	(260)
向 娃	皮肤现蛇纹	(265)
成 凤	站在鬼旁边洗手	(270)
邓妙华	半夜鬼上床	(275)
钱幽兰	拿着自己的骨头打架	(280)
池秋美	无面鬼侵门而入	(285)
夏玲玲	她的脸是用冥纸贴出来的	(290)
金佩珊	磁场怪谭	(295)
韩 汝	来自墙头的尸变	(300)
麦伟林	清醒时分被鬼压	(305)
朱秀娟	唐装的古老太婆	(310)
李 静	毛茸茸的怪手	(315)
黄瑞琪	鬼爪掐脖子	(320)
廖 峻	一张床上有一个人三个鬼	(326)
杨光友	花钱买了一幢鬼屋	(331)
黄心懋	深夜发出声音的无人教室	(336)
李国修	买蜡烛撞到鬼墙	(341)
张正蓝	旅馆里的冤死女鬼	(347)
周 游	在墓地与亡母相遇	(352)
薛艾华	厕所中的绿眼鬼	(357)
见鬼三招		(362)
驱鬼十一招		(363)
后 记	做人难	(365)

三 毛

从背脊升起的凉意

我相信“鬼”如果靠近一个人的话，一定是从背后扑上去
.....



在我们话题谈到“鬼”的时候，我说：“我遇见的‘鬼’，有些是迎面走来，有些是擦肩而过，有些是惊鸿一瞥，也有些是再度重逢的。”

三毛告诉我，她遇上的“鬼”，一靠“灵媒”，二靠“做梦”，三靠“鬼上身”。

然后我们互相列举“例证”。

1970年夏天，我在亲竹故居眷村鄰舍入睡，这张木板床的死去了十几年的女主人半夜回来了。我在床，她在地，足足相处十五分钟，恐怖无以复加，这是“迎面而来”的“鬼”。

1971年夏末，我在新店碧潭游泳，脚下浮起一位溺毙多日的老先生。而后于1972年秋初在台北景美桥上和他“再度

重逢”。且托“他”之赐，避过一道“死劫”。

至于“擦肩而过”、“惊鸿一瞥”的“鬼”，多得更是不胜枚举，万言难尽。

三毛说她曾在外国友人家里，多次靠“灵媒”她跟多位过世已久的亲朋好友会面。有人狐疑不信，三毛还当场写了死掉那人的亲笔名的名字。谁知怀疑的人啊哈说道：“我早知道你练他签名练了好久，学得真是入木三分呀！”言下之意，对三毛的“模仿功夫”深表佩服。三毛对天发誓道：“真的，这字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他’抓着我的手写的啊！”但是信的人相信，不相信的仍旧不信。三毛懊恼地告诉我，为什么这年头讲真话会被怀疑，偶尔两个吹牛却被人当真呢？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我讲出了我另一种想法。

我说：“这就像一个人讲的话让别人听不懂很容易，但是让人听得懂可就困难了。”

三毛又举了一些透过“灵媒”和长辈沟通聊天的事。

我催促她：“谈谈‘做梦’吧！”

“荷西有一次和我在梦境里碰面，他来看我，问我好不好，我说我很想念他，想去看他，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去，那里还没准备好，叫我慢一点再去。我看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笑得很得意的样子。我就问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他笑着说很好呀！而且还繁荣升官了。我说恭喜他，并且问他繁荣升什么官。他说他现在在做神。我听了马上责备他。我说荷西，你不能乱讲话，你怎么可以说你现在是神呢？要知道全宇宙只有一位神。你这样乱讲话，会受罚的。他说我误会他的意思了。在他那边有许多许多的神，除了一位最大的神外，还有第二大、第三大……的。而 he 是最小的神……”

我打岔问道：“这个神叫什么神？”

“荷西说他这个神的职位，类似我们的‘经纪人’。”

“经纪人？”我不禁微楞。

——“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很流行，需要考试通过取得执照。中国尚在萌芽阶段。“……荷西走后没多久，有一天我去香港和金庸碰面。我把荷西的话讲给金庸听，金庸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什么经纪人？那是外国人的玩艺儿，在我们中国，不过是芝麻绿豆的小官，叫做——‘城隍’罢了。什么经纪人？哈哈哈哈！”三毛笑嘻嘻地说：“大概中国的官位名称真的跟外国不一样吧！”

“谈到‘鬼上身’，我碰到的倒不是一般人所谓‘大法师式’的‘魔鬼附身’，而是距离很近很近。记得许多年前我到台中办事，晚上睡旅馆就碰到一个日本女人。她的穿着打扮，完完全全是日本占领时代模样。当时，她并没有恶形恶状吓我，只是很文静很娴淑、两手平放腿上，坐在我床上侧对着我。她跟我交谈，不，不应该说是交谈。因为我不了解她想要表达的含意，而且我也无法让她知道我真正的想法。我们不是用讲话沟通，而是用——姑且说是‘脑波’吧！她的‘脑波’我弄不懂，于是我就用‘脑波’告诉她我不懂。她更怪了，一看我搞不清楚她在表达什么，马上找了一个‘男鬼’来。同样是日本占领时代的日本男人装扮。两人（鬼）不停地用‘脑波’跟我讲话。可是我还是一句都弄不懂。最后，我告诉她们我很累了，想要休息，请她们离开。她在走之前露出一张血迹斑斑的‘鬼脸’让我看。我缓缓把眼睛闭上，待再张开，她已经走了。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在猜对方可能是想告诉我，她是冤死的，是很惨很惨被人杀死的。此外，我

还发生过几次‘灵魂出窍’的经验。就是我躺着躺着，突然发现我飘在半空中看自己。第一次我被吓到了，害怕要是‘回不去’该怎么办？所以我一寸一分的移动着，赶紧靠向自己肉体，于是我成功了，灵魂和肉身马上合而为一……”

和三毛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

尤其是聊“灵异”、或者“趣闻”。

令人不忍的，是她告诉我她是多么多么的不想当三毛。不时的有人邀她去演讲、约她写文章。人情包袱丢不掉，拒绝的结果伤了别人，答应后果害了自己。她不停地诉说她希望找个偏僻的没有人认得她的山上、海边，搭个小木屋，每天听风看海。出门不用和别人打招呼、不用应酬。真正过一段不属于外界，只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她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

令人痛惜的，是她后来独居在东区一栋二十年老公寓房子的四楼。没人烧饭，自己也懒得弄来吃。有一天和秦汉、林青霞讨论《滚滚红尘》剧本。喝了点琴酒加可乐回家，一跤从四楼跌到三楼，躺在楼梯间八个小时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去医治她断折的数根肋骨，包括险些刺透肺部横膈膜的那根在内。

我常常怀念电话聊天的日子。

“……张守礼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去看‘牛肉场’，嘻！全场看得津津有味，就我一人笑的最大声。哈哈！好有趣哦！”

“噢！你怎么有票？”我想她不可能花钱去看。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每天吃路边摊吗？路边摊卖牛肉类的老板娘很喜欢我，常常会送我一张执行券呀！所以我就去

了。”

许多这种小店墙壁上张贴了牛肉场海报，不收租金而收数张营业者致赠的招等券做为报酬。

“真的呀！”我说：“下回你跟面摊老板娘多要一张，我们一起去看、一起去笑。”

“好呀！一言为定。”

——但是，这个“约会”此生再也无法实现了。

带着她的遗作，三毛终究离开了《滚滚红尘》。

她负了我。

与其说这篇文章依旧“鬼话连篇”，“鬼”意十足。但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对她无尽的怀念。

三毛在跟我学打“大手印”、“金刚指”的同时，她对我说：“我相信‘鬼’如果想要靠近一个人的话，一定是从背后扑上去。因为我们不是常常说：呀！我背后脊椎麻了，然后一直麻到头皮的吗？”

果若如此，那么好友！今夜来吧！我已改掉仰睡的习惯。不是侧睡、便是卧睡。

而各位亲爱的人读者们，如果有一晚你突然背脊冰凉、头皮发麻的时候，不妨大声说：“你找错了。我不是张守礼。”因为，她可能正是三毛……。

文 章

邂逅异国幽魂

就在他翻滚身子那一瞬间，“中年男子”身子也轻飘飘“呼！”地一声，飘落在眼前，眼睛眨也不眨，静静看着他……



1982 年的一个夏天，文章偕好友威廉前往泰国 BATTAYA 度假。

当时一幢位居山坡上刚盖好的饭店才开业没多久，文章偕好友便住了进去。

他们订了一间濒临大海的房间，站在窗前，可浏览整个海面，感觉上，房间真是不赖。

可是房间也有个缺点，那就是亮度不够。

白天，若是拉上窗帘，熄掉电灯，可真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房间内的摆设是这样子的，浴室不算，共有两张单人床，一张靠门，一张靠窗。而床与床之间，有道梯阶隔了开来。

文章睡在靠窗，可以看到海的这张床上。

不问可知，威廉睡靠门的那张床！

这一晚，两人游兴正浓，山上、海边、日落……，直到半夜一点多，才意兴阑珊的回到饭店。

两人倒头便睡，睡着睡着，文章突然感觉全身冷汗淋漓，一阵鸡皮疙瘩“噗！噗！噗！”地全冒了出来，寒意刺骨，睁眼一瞧，暗叫了声：“我的妈呀！”

你道怎的??

原来文章是面向门、背向窗侧睡的，猛一张眼，一位身着菲律宾礼服的中年男子，正站在床与床间的阶梯上，冷眼瞧着他。

“吁！”文章想：“怎么可能？怎么……大白天不开灯都看不见景象，更何况夜里……漆黑一片……却看得这么清楚……那五官……表情……轮廓……衣服的款式……身材……怎的如此清晰……？莫非……莫非……”却是“鬼”之一字呼之欲出，而终究没有出口。

俗语说：“眼不见为净。”文章当下一个大翻身，面朝窗，背朝门，本想这下子可该看不到了吧！

孰料事与愿违，文章身子翻是翻了，眼睛可没闭上。

就在他翻滚身子那一瞬间，“中年男子”身子也轻飘飘“呼！”地一声，飘落在眼前，眼睛眨也不眨，静静看着他。

那表情，真是说不出的诡异、恐怖。

“威……廉……威……廉……”

文章蒙住头，狂呼好友名字。

却是身子打着哆嗦间，好友亦不曾回应他。

在感觉上，仿佛有千百年之久，当黎明来时，文章裹在

被子里的身躯，犹在一个劲儿的颤抖着。

这光景，若让别人看了，八成怀疑文章得了疟疾，或者羊癫疯一类的重病。

终于，文章鼓起勇气，从棉被缝里瞥见天已微明，心里忐忑不安，直到眼睛“确定”那身着菲律宾礼服的中年男子已经“离开”，这才雄赳赳气昂昂踢开棉被，跃身下床找威廉“算帐”。

正要怒声质问：“为什么我叫你你不理我？你知不知道我看见什么？”

却见好友威廉，也是缩在被窝里，浑身上下打着哆嗦……。

文章的脸才恢复生机，刹那间又变作惨白。

威廉钻出棉被说：“……你叫我，我听见了，我要回答你……可是有个人。不知道是谁……掐住我脖子……不让我……说话……他……一直压在我……身上……掐我的……脖子……我……”

一大早，文章两人收拾好行李，没命的奔逃出饭店。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间饭店的地址，原是个坟地，葬了不知多少个墓，不晓得饭店老板用了什么办法，竟然变更设计为饭店……。

匪夷所思的是，显然当时房里不只一个“鬼”，说不定有好几个，要不两人怎会同时“遇上”，同时“受难”？

此次事件以后，两人逢遇他人，异口同声承认：“有鬼，事情是这个样子的……”